

千万读者追捧的探险推理小说

宗家老七

◎著

The Dragon Map

龙图

每一次探险都让你有迹可循

我们看到的未必是真相，
但我们一直在找寻真相。
——宗家老七

最热血的青年投身于
中华民族的事业——寻找国宝

集南派三叔、江南、唐家三少风格于一身的新锐作家宗家老七强势出击

俄罗斯人、日本人、欧洲人、中国人重复交战，
被盗的九龙珠，突现的深海电波，沉没的“阿波丸号”……

只为解开龙族和史前文明的秘密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ang Publishing House

宗家老七
◎著

The Dragon Map

龙图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图 / 宗家老七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399-6239-9

I . ①龙… II . ①宗… III .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9027 号

书 名 龙图

著 者 宗家老七

责任编辑 刘 佳 王一冰

装帧设计 鹏轩文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239-9

定 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前语

我们看到的未必是真相，但我们一直在找寻真相。

——宗家老七

首先，这是小说，绝不抄袭，如有雷同，概不负责。

其次，故事发生在他国，如和国内地名相同，纯属偶然，请不要跨省。

第三，本文中的人名，纯是瞎编，请你不要对号入座。

第四，小说中的情节，有真有假，如果有部分你有所了解，请不要妄讲评论对错，本人声明从未看过这些档案。

第五，这个小说更类似于美国的《X档案》和《达·芬奇密码》、《印第安琼斯》的混合体，而不是盗墓类小说，也不是鬼怪类的灵异类小说。只要你喜欢，管他是什么类型的小说。

第六，小说的内容是揭秘，揭开龙族和史前文明的秘密。这一句很简单但却是核心，只想提示一句：看到的未必是真相。

目 录

引 子 / 001

第一卷

- 第一章 禹王唤龙鼎 / 009
第二章 师兄急急如律令 / 012
第三章 奇怪的盗窃案 / 014
第四章 偷袭 / 018
第五章 踏上贼船 / 021
第六章 上古神话之九龙珠 / 024
第七章 历史之最 / 027
第八章 世纪洪水 / 030
第九章 洪水巨兽 / 033
第十章 东海人鱼 / 035
第十一章 29号仓库 / 038
第十二章 庞然大物 / 042
第十三章 鳄蛟 / 045
第十四章 深渊之下，寒水之上 / 048

- 第十五章 温香在怀 / 051
第十六章 巨蜥蜴 / 054
第十七章 血祭 / 058
第十八章 苍鹰与赤练 / 061
第十九章 金甲武士 / 064
第二十章 自断退路 / 068
第二十一章 诸天神魔 / 071
第二十二章 舍生取义 / 074

第二卷

- 第一章 魂归来兮 / 081
第二章 徐教官驾到 / 084
第三章 聪明反被聪明误 / 087
第四章 金爷相召 / 091
第五章 深海电波 / 096
第六章 红电2 / 099
第七章 不可能的生物 / 102

- 第八章 海底金字塔 / 105
- 第九章 巨型章鱼的游戏 / 108
- 第十章 手印 / 111
- 第十一章 广场逃命 / 114
- 第十二章 俄罗斯人 / 117
- 第十三章 鲑人斗兽场 120
- 第十四章 九龙兴国 123
- 第十五章 疯狂的山百合 / 126
- 第十六章 牵机毒 / 129
- 第十七章 银甲八爪 / 132
- 第十八章 又见山百合 / 135
- 第十九章 猎捕变异者 / 138
- 第二十章 金针渡劫 / 141
- 第二十一章 皇象石碑 / 143
- 第二十二章 人祭 / 146
- 第二十三章 屠龙祭天 / 149
- 第二十四章 死亡之城 / 152
- 第二十五章 仓皇逃生 / 155
- 第二十六章 应龙 / 157
- 第二十七章 黑暗之中 / 160
- 第二十八章 囚禁 / 162
- 第二十九章 俄罗斯人的故事 / 164
- 第三十章 俄梅夏 / 167
- 第三十一章 外面是谁 / 169
- 第三十二章 美味 / 171
- 第三十三章 危险游戏 / 174
- 第三十四章 老鼠战蛇，应龙在后 / 176
- 第三十五章 应龙捕蛇，白法海在后 / 179
- 第三十六章 鲜血的甜美 / 181
- 第三十七章 困在避难地 / 184
- 第三十八章 鬼蜮 / 186
- 第三十九章 诱饵 / 189
- 第四十章 等待戈多 / 192
- 第四十一章 来的是谁 / 194
- 第四十二章 我是小白龙 / 197
- 第四十三章 柳生新阴流 / 200
- 第四十四章 虐杀 / 203
- 第四十五章 女祭司的心脏 / 205
- 第四十六章 这一切就是个骗局 / 207
- 第四十七章 龙穴 / 210
- 第四十八章 人为财死 / 212
- 第四十九章 会杀人的灰尘 / 215
- 第五十章 黑暗之中 / 218
- 第五十一章 暗战 / 220
- 第五十二章 怀疑 / 223
- 第五十三章 美人有难 / 226
- 第五十四章 帅哥与野兽 / 228
- 第五十五章 走了一个，来了一群 / 231
- 第五十六章 水晶宫 / 234
- 第五十七章 水晶武士 / 237
- 第五十八章 水晶里的人影 / 240
- 第五十九章 巨人的爱 / 243
- 第六十章 疯狂的薛宏 / 246
- 第六十一章 年轻的田华 / 249
- 第六十二章 长生不老药 / 252
- 第六十三章 剥皮 / 254
- 第六十四章 更年轻的田华 / 257
- 第六十五章 分子生物学 / 260

第六十六章	这才是我的世界 / 263
第六十七章	龙族 / 266
第六十八章	平台上的皮筏 / 268
第六十九章	生与死 / 271
第七十章	永远在一起 / 273

第三卷

第一章	漂流 / 279
第二章	莫先生 / 281
第三章	抢船 / 284
第四章	追逐 / 287
第五章	学会忍受 / 290
第六章	宴无好宴 / 292
第七章	人生如戏 / 293
第八章	“阿波丸”沉没 / 296
第九章	新的任务 / 298
第十章	巴布亚新几内亚 / 299
第十一章	魔鬼岛上的昏睡病 / 301
第十二章	有去无回 / 303
第十三章	穿越热带雨林 / 306
第十四章	天堂鸟 / 307
第十五章	魔鬼领地 / 310
第十六章	断魂阵 / 312
第十七章	夜袭 / 313
第十八章	人头祭 / 315
第十九章	大法师 / 317
第二十章	法师驱鬼 / 319
第二十一章	魔鬼城 / 321

第二十二章	谁杀了疯子 / 323
第二十三章	逃跑的士兵 / 326
第二十四章	埋伏 / 328
第二十五章	杀人藤 / 331
第二十六章	修罗场 / 333
第二十七章	古董装甲车 / 335
第二十八章	杀机 / 338
第二十九章	地狱之门 / 340
第三十章	屠杀 / 343
第三十一章	英俊的德国人 / 345
第三十二章	净世之火 / 348
第三十三章	地狱之门 / 350
第三十四章	降头术 / 353
第三十五章	陵墓里的雕像 / 355
第三十六章	恶魔 / 358
第三十七章	抢车 / 361
第三十八章	冲出一条生路 / 363
第三十九章	死战 / 366
第四十章	谁也别想出去 / 368
第四十一章	消失的魔鬼族 / 371
第四十二章	血尸 / 373
第四十三章	死也要在一起 / 376
第四十四章	港口 / 378
第四十五章	火拼 / 380
第四十六章	毒龙降 / 382
第四十七章	斗智 / 385
第四十八章	协议 1 / 387
第四十九章	协议 2 / 390

引 子

炎热的夏天午后，我和小伙伴们正在村前的河里洗澡，那时的河水还很清，那时的天还很蓝。我们那里是偏僻的山村，农村的孩子家家都有好几个，远不比城里的金贵，还是粗放式的散养。没有电视，没有电影，当然也没有作业。放假了，就是玩，自由自在地玩，打架、洗澡、捉鱼、抓蛇、掏鸟窝，尽情地展现自己的疯狂和野性。最野的男孩子，就是最受尊重的男孩子，若是不小心闯了祸，最多就是挨一顿打，而大部分时间父母是不会有时间理会你，他们更看重的是地里的庄稼和今年的收成。

我就是当时村里最野的孩子之一。那天，天气热得让人发狂，我们洗澡、捉鱼玩得正不亦乐乎时，远处传来一个老妇人恶毒地咒骂，我们抬起头一看，是村里的一位长辈。我们这个村里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个姓——张。我们的宗姓是外来的，也是小姓，但是辈分却是不乱的。这位老妇人就是村里张家长房的一位老人，我们都喊她四婶。她平常就神神叨叨的，爱装神弄鬼的，是附近乡村里有名的神婆。

她骂的是她的婆婆，论辈分我该喊她叫三奶。三奶据说曾经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嫁到张家不久，丈夫就死了。她没有再嫁，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后来让儿子娶妻生子。谁知道随着老人年纪增加，渐渐做不动农活，儿媳妇开始变了脸色，对她一点也不孝顺，不仅经常不让老人吃饭，而且动辄就打骂，他的儿子却装聋作哑。村里的老人谁劝说媳妇就骂，而且以请神，请大仙来威胁。

那天，不知为什么，儿媳妇又骂了起来，而且把老人的铺盖都扔了出去。

三奶一个人搬到河边一座废弃的窑洞，当那恶毒的妇人骂累了，走了之后，我们清楚地听到窑洞里发出一声惨不忍闻的痛哭，那哭声不是让人感到悲伤，而是感到阵阵寒意。我们几个胆子比较大的同学就从河边往破窑洞走过去，眼前的一幕我一辈子也难以忘怀。老人仰起头望着天，似乎在控诉着什么，她整个人就像疯了一样，站在窑洞的顶端，披头散发，她的身上缠绕着一条五彩大蛇，她一手指着苍天，不住地咒骂，只是听不懂她咒骂的内容。

那条大蛇随着她的语调似乎在翩翩起舞。她每咒骂一句，身上便迸开一个血口，那蛇似乎十分喜欢血的味道，不住地吐出红信子舐舔，并且色彩越来越鲜艳，身体越来越粗，而天空越来越暗，竟然开始起风了。

我们那时也顾不上装英雄了，不知是谁先掉头就走，其余几个人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拼命地向村庄跑去，山村的孩子从小就在鬼故事中长大的，那时的我们，都以为遇到了妖怪。

天越来越暗，风越来越大。我们几个连滚带爬地跑回到村里。我回到家时已经天色如墨，大雨滂沱。父亲披了一张破雨衣正准备往外走。母亲连忙拦住他，问他干什么去。原来父亲担心三奶，要去破窑洞把她接过来。

这时外面开始电闪雷鸣，我赶忙把我当时看到的情景向父亲说了一遍。父亲是村里的文化人，当过兵，念过书，是当时大队支书兼革委会主任，有着非常高的威信。他哪里肯信我的胡言乱语，听到半截，便不耐烦，说了句胡扯喊了两个民兵便走进了雨里。看见父亲出去，在堂屋的爷爷连忙过来询问出了什么事。我母亲便让我把话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

谁知道爷爷的脸当时就白了，听村里老人说过爷爷年轻时候走南闯北，曾经做过一些轰轰烈烈的事，只是他从来不和别人提起，只是偶尔喝醉了，会一个人站在村口的大树下唱戏，而且南腔北调，一唱就一宿。他见多识广，因此对任何事都能坦然自若。村里家家都练拳，可是爷爷从不练习，但很多老人却说，爷爷的拳术是最厉害的。

爷爷的紧张也让母亲担心起来。爷爷喊了我的几个叔伯，要出去寻找。

他们还没出去，我父亲他们三个就神情沮丧地回来了，原来他们跑到窑洞什么也没有找到，一个民兵说是不是老人自己看情况不好回家去了，所以大家就回来了。

那一晚上，雨特别的大，风特别的大，闪电划破天空，一个接一个，仿佛永不停歇，刺得人两眼生疼，而雷声也特别地响，仿佛就在耳边，连人说话都听不清。

爷爷的脸更白了，但他什么都没说。

我很好奇，一个劲扒在窗户往外看，在不断的闪电之中，我仿佛看见一个庞大的黑影横亘在空中，不断地盘旋，变化莫测。我直勾勾地看住它，它似乎也在看住我。就这样，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村里的每个人都在传着一个消息，四婶两口子死了，是被雷劈死了。

我瞒着大人悄悄地溜了过去。四婶家在村南头，她家的院子有两个民兵把守着，要等派出所的人来验。四婶有两个女儿，都嫁到邻村，已经派人去通知了。我看见父亲脸色铁青地站在那里。门口围满了人。院子里的碾盘上用床单子盖着，我钻了过去，父亲正在怒斥村里的几位长辈，父亲虽然刚直，但脾气并不大，从来不板着脸训人，尤其对长辈。那天，他青筋暴露，整个人似乎控制不住自己的焦躁：“什么天打五雷轰？什么龙罚不孝顺子？这是自然现象，你们懂不懂？这是科学常识，是正电荷和负电荷相碰的结果。”父亲那一代人的文化并不深，自己也很难解释清楚雷电产生和雷电杀死人的原理，因此显得有些恼羞成怒，“雷电打死人很正常的，大家不要宣扬封建迷信，这世界上不存在龙。”

见他们说得热闹，我趁人不注意，悄悄钻了过去。院子里，屋子里一切虽然破旧但都完好，一阵风吹过，床单露出了一部分，露出了一条大腿，我很害怕，但是为了将来向小伙伴们吹嘘自己的野、胆大。我仍然看了过去。腿是裸露的，没有穿衣服，但身上的皮肤却像退下的蛇皮，有鱼鳞般的层次。而整个碾盘像被重物击过一样布满了裂纹。

引
子

我还想看下去，却被父亲一把抓住，提了出去，屁股上还挨了一脚。

我在大人们的哄笑中跑了出去，想起自己还没有吃饭，便沿着路跑回家去吃饭。

我拐了弯，却看见爷爷和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穿着非常可笑的衣服，像戏台上的演员，有的还拿住戏台上的刀枪，背着大葫芦。要知道那时特殊时期刚过，这些东西都很少见，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是什么。看见他们正往村外走去，不知是自己真的胆大包天，还是虚荣心在作怪，我竟然悄悄跟了出去。

他们直奔窑洞，到了窑洞口，他们分四个角站定，从葫芦里到出白色的粉末撒了起来，我钻在地里，正看得津津有味，却发现爷爷向我藏身的地方望了过来，他满脸怒色。俗话说隔辈亲，爷爷对我宠爱有加，是我的护身大树，当我父母因我的顽皮或是其他要处罚我时，他总是及时出现。

但今天爷爷却是真的发火了，他的胡子似乎要飞起来，整个脸都扭在了一起。我当时真的感到害怕了，爷爷大声地呵斥让我走，而和他一起的一个老人却说：既然来了，就是缘分，就让他看吧。这位老人我们都喊他五爷，他既不姓张，也不和我们同姓，而是姓鲁。村里的辈分怎么喊，可以写一部书，常使人莫名其妙，而我们只是按照大人的要求去称呼。

五爷的话很有效，爷爷叹了一口气，让我躲在远处。

爷爷他们开始唱起歌来，歌声凄凉而悲怆。歌声中，整个窑洞开始摇动起来，歌声越来越快，窑洞也晃动得越来越厉害，像是有一个庞然大物要破土而出。

五爷手中的一根短叉脱手而出，随着一声巨响，一条大蛇从窑洞的地下钻了出来，色彩斑斓。除了个头大许多，和我见过和三奶在一起的那条蛇几乎一模一样。那条大蛇对他们几个有些惧怕，只是盘在一起，做出防守的状态，并不断发出嘶嘶的声音，三角形的脑袋，小而圆的眼睛，不断地打量着周围的人们。

山村里的小孩子都知道，三角形脑袋的蛇基本都是毒蛇，但毒蛇的个头通常都比较小，很少有大蛇是有毒的。

四位老人并没有进攻，只是静静地站住，只听爷爷大声喊：“三嫂子，你出来见个面，你怎么还豢养这种血龙，你忘了我们当年的毒誓吗，你用血祭的方法取人性命，是悖于天理的。”

喊了几声，并没有人回答。当时太阳刚刚升起来，天气慢慢地开始热了起来。见喊了几声还没有答应，一位老人似乎有些忍不住了，试探性地往前挪了一下。毒蛇的脑袋呼地扭了过去，一股淡淡的粉红色的雾喷了出来，老人往前走，往后却退得很快，跳出了毒雾的攻击范围。

就这样，不时有人往前试探挑逗，其他人则看见形势不对就攻击毒蛇。如此做了十来个会合，那大蛇喷出的雾气越来越淡薄。那大蛇似乎也知道形势越来越不利，突然向爷爷冲了过去，在爷爷退却的时候，却突然扭过头来，向鲁五爷冲去，鲁五爷向左一纵，却没料那蛇还有后招，碗口粗的蛇身横扫了过去，勾住了鲁五爷的一条腿，整个蛇身一扭，缠了起来。那蛇皮又厚又滑，鲁五爷手里的小叉子连刺，虽然能刺破蛇皮，但似乎并不起太大作用。那蛇凶性大发，越缠越紧，竟然舍弃爷爷三人不顾，回头去咬鲁五爷。

爷爷一声大喝，声如洪钟，整个人跃了起来，手中的刀砍在蛇头上，刀锋嵌入蛇头，但并没有剁为两半。另两位长者也冲了过去，又砍又躲，那蛇不管不顾，只是紧紧缠住五爷。一人一蛇在地上不住地翻滚。

地上撒满了白色的粉末，蛇血一碰见粉末，竟然发出滋滋的响声，血像沸腾了一样，蛇皮蛇肉开始脱落。趁这机会，爷爷他们拉出五爷，五爷整个人已经瘫软在地。大蛇不住地抽打地面，翻滚，发出像婴儿一样的啼哭声。它越翻滚，沾上的粉末越多，整个身体腐烂得越快。不一会儿，就只剩下一付白骨了。

我在远处，早已经吓得两腿发软，连站的力气也没有了。爷爷他们三人走进了窑洞，而鲁五爷才从地上勉强站了起来，身上满是鲜血，只是不知是他的还是大蛇的。他向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走近一些，我说什么也不敢过去，生怕窑洞时再钻出一条大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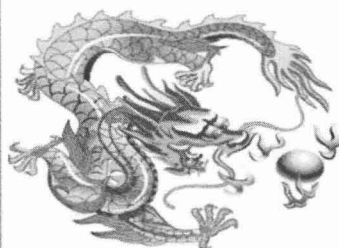
过来好半晌，爷爷他们才走出来，另一两个老人把蛇骨收拾起来，扔进了窑洞。而爷爷拉着我走了过去。我听见爷爷和五爷低声说：三嫂已经死了，

引子

应该是她用血饲养血龙，结果年纪大了，没控制好，被血龙反噬，吸干了自己的血。

后来，公安局来验尸，听说四婶夫妇一个是中毒而死，一个是被重物击中而死的。至于凶手却一直没有找到。再后来我听父母说，四婶的丈夫并不是三奶亲生的。后来，我曾经向爷爷描述我当晚曾经看见龙的事。爷爷没有嘲笑我，只是摸着我的脑袋告诉我：“孩子，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就是有也不可能让我们这些凡人看见真身。”

The Dragon Map



龙图

第一卷

第一章 禹王唤龙鼎

太阳晒得人懒洋洋的，我一个人漫步在山林间，任由阳光透过树林斑驳地洒在我身上。我找不到方向，也不知道应该去往何处，只是这样漫不经心地走着。

前面林间似乎有人在欢笑，笑得那么洒脱，笑得那么甜蜜，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林子中间的一块空地，绿草如毡，一个美丽的少女正在那里放声欢笑，她手里捧着一本书。是书吸引了她，还是生活真的如此美好，值得人们欢笑。我踌躇不前，怕打扰了少女。

少女转过身来，她是如此的美丽，又是如此的熟悉。她曾经那么决绝地离我远去，从此杳无音信；她也曾和我一起欢笑，品尝平凡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快乐。可是，当一切归于平静时，她为什么又出现在我面前。

她好像并没有认出我，她的笑是如此的纯洁，如此的美好。我忘记了烦恼，忘记了万物，只是希望时间停止，生命永恒，她就这样笑下去，我就这样看下去。哪怕我的心如针扎般痛，哪怕我的泪模糊了天地万物。

亲爱的，你是在等我吗，手拿着花伞，在细雨迷蒙的山间小径，倾听郁金香怒放的呼吸。

亲爱的，请你停一下脚步，你已经走得太快，山林遮蔽了我的视线，我看不见前方的路通向哪里。

亲爱的，请你点一盏烛光，这世界太黑，幻影淹没了千山万水的秀丽，我不知道停留在哪里。

亲爱的，我知道我是在梦中，可是我不愿醒来，醒来后害怕再也不能记起你的样子。

我正沉迷在其中不能自拔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寒意，我本能的扭转头，一团雾气笼罩了整个山林，雾气越来越大，慢慢地笼罩着她的全身。我努力奔跑，却始终跑不到她的跟前，我伸出手，如此的近又是如此的遥远，她渐渐地消散在雾中，和浓雾融化在一起。

我愤怒，我茫然，但却找不到方向。我想呐喊，想痛哭，却喊不出声，哭不出来。突然从浓雾中，伸出一只大手，向我抓来，我躲避，我翻滚，但那只巨手却牢牢地抓住我不放。

我整个身体瞬间被汗浸透，喘不过气来。

“醒醒。”有人急切地摇晃我，我艰难地睁开眼向四周看了看，哪里有什么浓雾，也没有美女，看见的是一张熟悉的似笑非笑的脸。

我叹了口气：“张猛，我刚梦到美女，衣服脱了一半，你小子把我叫醒了。”张猛和我一样，研究生毕业后应聘到这家古城市立博物馆做技术人员，不同的是我是生物部的，他是展览馆的。

张猛歪了歪嘴：“你梦见美女，你梦见女鬼了吧？什么样的美女还能让人吓一身汗。”

我抬头看看墙上挂的时钟，刚四点多，此时的展览馆内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张猛伸手拉了我下，把一包烟塞进我手里：“哥们今天没什么事，替我盯着点，我先走一会儿。”

我愣了一下才恍然大悟，馆里的几位大姐大嫂刚给这小子介绍了一个对象，两人正处在干柴烈火的阶段，黏糊得很。今天是周五，这小子估计要赶过去表现。

反正我又无处可去，周五对单身的人来说是相当郁闷的。由于市里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发现了一座大型古墓，馆里的主要领导带领主力尽出野外，馆里留守的多是非专业人员。而我因为刚参加了市政府的新闻培训班回来，才没有编入野外勘探。

由于市立博物馆的成立时间远晚于本市的省立和其他几个专项博物馆，虽然面积、设备先进，但囿于体制，缺乏时间积累，馆内的藏品多数是近几年收集的，业内人士看上眼的精品、珍品并不多。有几个有模有样的也多是修复的，或是仿制品。加上远离城区，因此经营惨淡，鲜有光顾者。